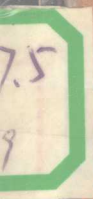


黑色天堂



(台湾) 白天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黑色天堂

〔台湾〕白 天 著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斗智小说

群众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 093 号

黑色天堂

[台湾] 白天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3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033-X/I·365 定价：4.90 元

印数：00001—40000 册

责任编辑：田 化

装帧设计：李佩林

内 容 简 介

香港穷汉高振飞，生活穷困潦倒，无意中陷入私开妓院、贩卖妇女的几伙黑社会老大的争斗漩涡。以苏丽文、老吴为一方，为了摸清对手崔胖子贩卖人口到澳门的内幕，先以女色软化高振飞的意志，又以挽救被拐卖少女为由，激发了高振飞的正义感。于是高自告奋勇潜入澳门，此一行引发了一系列险象丛生的恶斗，险些命丧澳门……

本书情节曲折，险情叠起，集智斗恶打于一体，读罢使人拍案称奇。

目 录

1. 脂粉陷阱 (1)
2. 勇闯澳门 (43)
3. 腹背受敌 (86)
4. 尔虞我诈 (130)
5. 逃出魔窟 (175)

1. 脂粉陷阱

热浪，袭击着香港。

天色已经逐渐地黑了下来……

妈的！怎么手心老出冷汗？

闪缩在巷子口的高振飞，心里直在嘀咕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手，心情难免感到紧张万分。

这条巷子是够僻静的，他决心在这里守株待兔，看看是谁倒霉，碰上他这个被生活所逼迫，万不得已出此下策的穷措大。

来了！他突然又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紧张，惶恐……

随着那嘻嘻哈哈的调笑声，从巷子里走出两男一女，两个男士把那女郎夹在当中。瞧他妈的那股亲热劲儿，简直是肉麻得不敢看！

没办法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而他身上只有一把匕首，万一失手，制服不了他们三个大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算了，放过他们。

等吧！

反正时间还早哩！……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也过去了，仍然没有等着一个被认为能够下手的适当对象，使他不禁感到烦躁不安起来了。

正在气馁的时候，巷子里又响起了一阵“各各各”的高跟

鞋声，由远而近……

他赶紧闪避在电线杆后，随声望去，只见走来的是个装束时髦的艳妇。臂弯上挂着只蛇皮的大型手提包，非常的惹眼，而且她又是只身一个人，后面没有人跟着。

这个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？管他妈的！下手抢了再说，她那只漂亮的手提包里，总不致于只装着化妆品和卫生纸吧！抢几个是几个，最低限度总可以打发几天的生活所需吧！

主意既定，他再也不加犹豫，眼看巷子里没人进出，等到那艳妇刚一走近，突从电线杆后窜了出来。

那艳妇出其不意地吃了一惊，尚未来得及呼救，高振飞已冲到她面前。将手里的匕首一晃，厉声大喝：

“你敢叫一声，我就先宰了你！”

艳妇被他吓得面无人色，惊问：

“你，你要干吗？”

“这你还不明白吗？”高振飞色厉内荏地说，“快把皮包里的钱拿出来，我绝不伤害你！”

“哦？你原来是要钱？”艳妇好像对身外之物看得很轻，听说他的目的只是为钱，于是放了心。忽然若无其事地笑笑说，“我全给你就是啦！……”

说着，便打开了手提包。

高振飞是生平第一次干这买卖，眼看她如此镇定，反而觉得自己的资格太嫩，不禁有些莫名其妙的慌张。

谁知那艳妇从手提包里取出的，并非是他所需要的钞票，赫然竟是一只袖珍型“白朗林”手枪！

“把刀放下！”艳妇机警地往后一退，反向他大声喝令起来。

高振飞这个霉可算倒到了姥姥家，做梦也不会料到，这么

个装束时髦的艳妇，手提包里居然藏着手枪！

出师就不利，他还有什么话好说，只好凄然发出一声苦笑，忿忿地把匕首丢在地上，恨声说：

“好！算你厉害，你把我送到差馆去吧！”

艳妇摇摇头，冷笑着说：

“那倒用不着，你送我回去，我有话要问你！”

“有话要问我？”高振飞诧然说，“有什么好问的，我是抢钱的强盗，现在被你的手枪制住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自认倒霉，把我送到差馆里去关起来不就结了！”

艳妇的脸上罩起一层寒霜，冷冷地向他逼令：

“少废话！我叫你送我回去，你就送我回去，走！”

高振飞暗觉这女人有点邪门，哪有不把强盗送进差馆里去，竟要往家里带的道理。难道她准备用私刑拷打不成？

在手枪的威胁之下，他已无可奈何，只好听从她的命令，朝巷子里走去。

艳妇握着手枪，跟在后面亦步亦趋，逼着他走向巷子的尽头，来到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门前。

门口有两个短装汉子，忽见艳妇去而复返，并且以手枪押着个陌生人回来，立刻趋前惊问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艳妇完全是发号施令的口吻：

“把他押进房里去！”

两个汉子唯唯应命，正待上去将高振飞挟持进去，不料他猛一挥手，竟将他们推得踉跄跌了开去。

“我自己会走！”他忿然把眼一瞪。

两个汉子不由齐声怒骂：

“妈的，臭小子竟敢动手！”

刚要向高振飞扑过来，却被那艳妇喝止。

“不许动手！”

两个汉子气得直翻白眼，但那艳妇的命令似具有极大的威力，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，唯有乖乖地听命，不敢擅自轻举妄动。

高振飞冷冷哼了一声，径自走进了大门。

艳妇哪敢放松一步，紧紧相随在后，以防他情急拼命，趁机返身逃走。

进了大门，她便以枪口向楼梯旁的一个关着门的房间一指，逼令说：

“推门进去！”

高振飞心里怀着鬼胎，只得推门而入。

这间房像是个客厅，里面尚有四五个大汉，围在方桌上赌钱，大概是赌得正起劲，各人都全神贯注在桌上，对他的进来竟浑然未觉哩！

“喂！你们该歇下手了吧！”

那艳妇这一嚷，他们才惊觉，急忙离开了赌桌，齐向高振飞投过来诧异的眼光。

“坐下！”那艳妇向高振飞吩咐。

他已豁了出去，索性大大方方地在沙发上坐下，心想：我看你这女人究竟要把我怎样摆布？！

艳妇在这里似具有无上的权威，那些大汉们见了她，个个执礼甚恭，谁也不敢贸然出声。

她大辣辣地在高振飞的对面坐定了，枪仍不离手，冷冷地笑了一下，才说：

“我问你，是谁派你在巷子口守着我的？”

高振飞力持镇定，昂然回答说：

“是我自己！”

他说的是实在话，本来嘛，被现实生活所迫，始出此下策，怎会要别人派他？可是那艳妇却不相信，又把那梳得像蜂窝似的头连连摇了两下，霍地把脸一沉说：

“你别在我面前充好汉！想瞞我是瞞不了的，是谁指使你的，我清楚得很！”

高振飞欲辩无词，干脆来个相应不理！

刚才在门口吃了亏的两个汉子，其中一个已忍不住，忽然插嘴说：

“苏小姐，我看准是崔胖子派他来的！”

艳妇微微点了下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，随即向保持沉默的高振飞问：

“是他派你来找我麻烦的吗？”

高振飞哈哈一笑，忿声说：

“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崔胖子，崔瘦子的！”

那汉子仗着屋里人多势众，把袖口往上一擦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妈的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是狗咬骨头不松口哩！”

他虽然摆出要动手的态势，但却不敢擅自妄动，遂将眼光瞟向那艳妇，似在等待她的眼色行事。

所谓的苏小姐，俨然是位黑社会上女大亨的姿态，她以眼色制止了那汉子，向高振飞嫣然一笑说：

“我不信崔胖子那个吝啬鬼，能给你多少的好处，就能让你

服服贴贴地替他卖命。你不妨直说吧，他给了你多少代价，我愿意加倍！”

“你想收买我？”高振飞颇觉意外和诧异。

“我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的，”苏小姐以威逼利诱的口气说，“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你脱离崔胖子，跟着我，包管你比替他卖命强。一条是你认定了跟他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好把你交给差馆里，告你拦街行劫！这两条路由你自己选择，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考虑！”

高振飞实在摸不清这妖冶女人的路道，更不知道崔胖子是何许人也。不过以情形判断，她与那姓崔的之间，必然有某种利害上的冲突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，不然这女人怎会疑心他是奉命来找她麻烦的呢？

他拦街行劫，为的只是要生存！

犹豫之下，觉得这倒不失是个谋得生活保障的机会，于是他将计就计地说：

“既然你肯收留我，我愿意听你的条件，如果确实比跟崔胖子强，俗语说：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自然乐意选择好的主儿！”

他刚表示妥协，不料站在两旁的汉子却提出抗议说：

“苏小姐，这种墙头草的角色，我们不能用！”

“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”她大声制止了那汉子，然后向高振飞妩媚地笑笑说，“我苏丽文向来待人不薄的，只要你是诚心跟我，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

那汉子被斥，虽是心里忿忿不平，但他敢怒而不敢言。在这里，谁都得听她的，没人能左右她的意思。

“你把这位……噢，对了，我还没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哩！”

“我叫高振飞！”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。

苏丽文微微点了下头，关照那汉子说：

“你把这位高朋友带上楼去，问问胡小姐，今晚谁没有客人？”

那汉子回答说：

“别人都有了客人，大概只有胡小姐自己闲着，她的户头今晚本来想住夜的，刚才接到老吴的电话，说他家里那口子在到处找他，吓得他匆匆忙忙赶回家去了。”

“那么就把他带上楼交给胡小姐，”苏丽文说，“现在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告诉胡小姐，要替我好好‘招待’他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！”那汉子唯命是从地应了一声。

苏丽文又向高振飞嫣然一笑说：

“我要出去办点事，可能回来得晚些，你就在这里玩玩，胡小姐会好好‘招待’你的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详谈吧！”

高振飞根本不明白她所谓“招待”的意义，只好茫然把头点了点，表示他毫无异议。

苏丽文又向那汉子轻声交待了几句，然后说了声：

“回头见！”便径自走出了客厅。

那汉子奉命“招待”高振飞，哪敢对他怠慢，遂向他招呼说：

“老兄，请跟我来吧！”

高振飞既已抱定随遇而安的心理，两个肩膀抬一个脑袋，孤家寡人一个，一身之外别无长物，天塌了下来也不怕！

跟着那汉子来到了楼上，在胡小姐的房门上“笃笃！”敲了两下，便听里面传出个娇滴滴，似黄莺儿般的声音问：

“谁呀”

“是我——包正发！”那汉子振声回答。

倏而，房门开了，出现在门口的，是个美丽动人的年轻女郎，身上披着一袭薄如蝉翼的晨褙，里面的乳罩和三角裤一目了然！

她的体态确实丰满，高耸的双峰，修长的纤腰，配以浑圆的臀部，充分显示了成熟女人的诱惑——她是属于那种性感型的女人。

高振飞衣衫褴褛，相形之下，颇有自惭形秽的感觉，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自卑感，不敢向她正视。

“这位是？……”胡小姐朝他打量了一眼，不禁向那叫包正发的汉子诧然地问。

包正发立即走过去，凑近她耳旁，将苏丽文交待的话轻声转达给她。

胡小姐听说要她“招待”这么个衣衫不整的人物，不由地一怔，心里确实感到非常别扭。但苏丽文的命令，她却不敢不从，只好勉强装出笑容说：

“好吧！把他交给我好了。”

等包正发下楼去后，她便将高振飞招呼进房，反手关上了房门，满心不情愿地佯作笑颜说：

“你先洗个澡吧！”

大既她是嫌他太脏，不先洗洗干净，回头哪有心情跟他亲近！

高振飞不知是不懂得客气，还是没了解她的意思，居然点点头，径自走进了浴室里去。

嘿！好漂亮的浴室，整间都是香艳的粉红色，四壁是一块块粉红色的小瓷砖砌成，抽水马桶，盥洗盆，浴缸，一切皆是

粉红色的！

高振飞有生以来，还没在这样精致的浴室里洗过澡，今天可算开了个洋荤，忙不迭关上门，开了水龙头，把那一身又旧又脏的衫裤脱下。

当他刚脱光了衣服，跳进浴缸里，忽见胡小姐推门而入，使他不由大吃一惊，本能地急将毛巾掩住了下体，又窘又急地失声大叫：

“你？！……”

胡小姐却是毫不在乎，若无其事地笑笑，居然走到了浴缸边，泰然地说：

“我来替你擦背呀！”

“不！不要……”高振飞吓得大声叫起来。

但胡小姐却充耳不闻，径自脱下了晨褙，随手往地上一丢，身上仅留着乳罩和三角裤，大大方方地笑着说：

“别害怕呀，苏小姐吩咐我要好好招待你的，我自然要使你感到满意。”

说罢，便当真弯下了腰，要动手替他擦起背来。

顿时把个高振飞，窘得张惶失措，浴缸只有那么大的地方，要避也无法可避，忙说：

“小姐，你……”他几乎想跳出浴缸，逃出浴室去，但他忽然想到自己是光着身子的，怎么好意思站得起来？

胡小姐根本不由他分说，拿起香皂在他身上一阵抹擦，就用她那双白嫩柔荑的玉手，替他擦起背来。

他这穷措大，连上澡堂找个人擦背的资格都没有，做梦也不敢奢望有如此美丽的女郎服侍，使他有点受宠若惊，简直莫明其妙，这是交的哪门子的桃花运？！

胡小姐则不然，她半裸着诱人的胴体，面对一个初次见面，赤身露体浸在浴缸的陌生男人，好像一点也不在乎，但见她双手在他身上一阵擦动，毫无忸怩之态。

苏小姐是干什么的呢？家里豢养着一些彪形大汉，而且对一个企图拦街行劫的陌生人，竟用这种方式“招待”，未免招待得太周到了。

忽然间，他恍然大悟，这里准是个秘密的艳窟！

他猜的一点也不错，这幢外表看来像住家的房子，实际上是个贩卖色情的大本营，苏丽文正是这里的主持人，所以谁都得听她的。

尽管香港是个“禁娼”的城市，而暗操皮肉生涯的女人，数字超过了正当职业妇女，但看大街小巷上，那些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招牌，什么“迎宾馆”，“招待所”，“公寓”等等，骨子里根本就是“肉”与“欲”的交易场所。

近几年来，这一行畸形发展的结果，造成恶性的竞争，为了招徕顾客，大家只有挖空心思，想出各式各样的花样，以别出心裁号召，吸引那些消魂客前来光顾。

譬如说，有的房间里四壁嵌满了镜子，这称之为天晓得的情调，一男一女进入“镜室”就可以看到满屋至少有几百对男女，都是镜子反映所造成的，在床上，更可以从镜子里各方面的任何角度下，欣赏自己的“妙相”！

另外的尚有“太空床”，是在席梦思床下安装着一具马达，那马达的电力能把床托高降低，逐渐升高，一直可以升高到距离天花板相差只两三公尺。

更有的备有四脚悬空的吊床，人一上床，便像荡秋千似地摆动，真是别有情趣，乐在其中！

其他的花样层出不穷，无法一一枚举，最妙的是这些所谓的“迎宾馆”、“招待所和“公寓”，包括女人在内，有的是论月出租，也可论周出租，论日出租，论时出租。每逢晚上十二时以后，租费特廉，以示优待那些想玩又花不起大钱的玩家们。

高振飞不要说玩，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些，被胡小姐的一阵混身抚摸，早已情难自禁了，渐渐地意乱情迷起来……

突然将她一把抱住，抬起了她的下巴，情不自禁地吻上了她的香唇。

经这一吻，他早把数日来所受的生活折磨，忘了个一干二净，尤其搂住她纤腰的手，触摸到的肌肤又细又嫩，柔腻而富于弹性，足能令人心猿意马，想入非非！

胡小姐靠的就是出卖色相和肉体，供生张熟赵的玩家销魂，现在是奉命“招待”高振飞，自是需要特别卖弄风情，施出她的混身解数，把他迷得混淘淘的，回头才好向苏丽文那女人交差。

到这时候，他好像才突然想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似的，这样一丝不挂地面对着她，似乎总有些失礼，并且自己也不大好意思，于是他就用那条浴巾围在了腰上。

当他走出浴室，进入卧房，只见胡小姐好整以暇地躺在床上，身上覆盖着一条薄被单，向他春意盎然地微笑着。

多么诱惑的睡态呵！

多么迷人的笑容呵！

高振飞忽然之间冷静下来，心里暗想，她是如此美丽动人的女郎，我这穷光蛋凭那一点能受她青睐呢？

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女郎绝不会无缘无故，白白把身体无条件地供我任所欲为。对了，她必然有什么目的！

什么目的呢？很显然的，是那姓苏的女人怀疑他是崔胖子的人，想用金钱和女色收买他，使他向崔胖子倒戈，而归附在她的艳帜之下为她出力，今后死心塌地的受她驱使。

但他所需要的，只是最起码的普通生活，能够不愁温饱，心愿已足，并不想卷入黑社会的圈子里，整天跟那些九流三教的人物为伍，动辄玩命，那才犯不上哩！

因此，他不禁犹豫起来了……

躺在床上的胡小姐，看他愣在那里趑趄不前，颇觉诧异，风情万种地朝他招招手说：

“你过来呀！”

高振飞这才如梦初醒，强自定了下心神，走到床前，忽然正色说：

“小姐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，你能不能回答？”

胡小姐“哦”了一声，笑笑说：

“请问吧！”她这一笑，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。

“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”

“不是苏小姐叫我招待你的吗？”她反问了一句。

“这样招待？”高振飞怔了怔。

“你要怎么招待呢？”胡小姐妩媚地笑着说，“苏小姐吩咐我招待你，我只知道用身体来招待，除此之外，……哦，对了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先来点酒，助助兴？”

高振飞怕酒会乱性，摇摇头说：

“那倒不需要，我只要你坦白告诉我，苏小姐是干什么的，要你这样招待我，究竟安什么心？”

“这个我怎么知道，”胡小姐说，“最好等苏小姐回来，你自己去问她好了……”